

H 面朝大海

海鲜,渔人与海

■ 李美皆

作为一名外来者,感受一个地方当然最好是通过味蕾和目力。

我有过一次关于吃海鲜的极为深刻的记忆,称得上饕餮,曾创下三天未吃任何陆地食物的个人记录。有人不吃水里的,尤其不吃螃蟹;光吃土里的,尤其是土豆。“土食动物”的解释是:土豆,那是多么端庄敦厚,土里的东西吃下去肚子殷实;螃蟹,那么张牙舞爪的东西,也有人吃吗?而我对于海鲜的钟情,跟“土食动物”恰是“反其道”就对了:吃海鲜,吃下去的是钟灵毓秀的“蓝色文明”呀。我甚至想起了贾宝玉的理论:女儿是水做的骨肉,男子是泥做的骨肉。因此,更为自己找到了钟情海鲜的文学依据。我见了海鲜便清爽,见了土豆,就觉得要长肉——在全民减肥的时代,这才是硬道理。

那一次在某地吃海鲜,是伴随着声声欢快的尖叫,尤其那“结”在礁石上的小个头牡蛎连礁石一起端上来的时侯。这牡蛎就是与礁石长在一起的,干脆连礁石一起砸下来了,烤礁石,就熟了牡蛎。食客像从向日葵花盘上剥葵花籽一样,一粒一粒剥下牡蛎,嗑瓜子一样嗑了吃,这是多么

有趣的吃法。怎么吃跟吃什么同等重要,食物如果不仅好吃,而且好玩,那不更是活色生香了吗?

对于一位岛外来客来说,吃海鲜最好的佐料莫过于好奇心的满足。你首先得打破好多想当然,比如,不望文生义地把“藤壶”当作藤蔓类植物,而是当作海鲜。“鹅颈藤壶”,又名“佛手螺”“观音手”“狗爪螺”“海鸡脚”,由这些名字,你就可知它天生是辣的一样。再比如海瓜子,小小的颗粒,确如瓜子,当是喝慢酒的好菜。但明明就是混充瓜子的货,却有一个十分“萝莉”的名字:彩虹明樱蛤!这才是让你瞠目结舌的地方。我可能天生是热性体质,爱吃也能吃生海鲜,简直就是要把自己吃成生猛海鲜的劲头。吃海鲜图的就是一个鲜,那最鲜的,无疑就是生吃了。简单粗暴地说,鲜就是腥,怕腥就不吃海鲜。生腌蟹,那腥得呛人的海洋气息,使很多外来客望而却步,我却大快朵颐十分过瘾。

村上春树说:“为什么一看海心里就会安稳呢?大概是因为坦坦荡荡什么都没有吧,一望无边的确很妙。”他说出了海的开阔和坦荡对于人的吸引力,尤其对于那些来自乌泱乌泱人头攒动各怀心机的大都市的人们。海是大陆的边缘,也是人群的边缘,越往海边去,人就越感到满是清气。往高处如西藏走,也给我这种满是清气的感觉。甚至,想起海边的朋友,都有一种来自遥远山海的撩动,使我升起去那里的欲望。

到的它们已经是海鲜。我想,海鲜一词,就是为食客准备的,是供应链末端的词汇;不会有渔人出海时心里想着:我要捉海鲜去。其实它们才是海的主人,可一旦上了陆地,就只有一个食物的名字:海鲜。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享用着海鲜,对海、对渔人、对海的主人们,充满感恩与愧疚。用这种方式,我也参与了生物链。而最终,一切都是归于大海。

简单粗暴地说,鲜就是腥,怕腥就不吃海鲜。生腌蟹,那腥得呛人的海洋气息,使很多外来客望而却步,我却大快朵颐十分过瘾。生腌蟹,那腥得呛人的海洋气息,使很多外来客望而却步,我却大快朵颐十分过瘾。用生腌的醉泥螺,也是我的大爱。醉泥螺的吃法类似螺蛳,却不像螺蛳肉那么不爽快,涩涩的半天不肯出来;泥螺肉是滑滑的,嘴巴一嘬,嗖就进了你的嘴,鲜味弥漫。黄泥螺必须是长在无沙的泥涂中,如若有沙,吃起来就牙碜了。

大多贝壳类的生长处,要么在礁石,要么在滩涂,它们的生活应是具有观赏性的,尤其那颇富喜感的弹涂鱼,可惜,我几乎不得见。那些采贝钩蟹的渔家绝活,往往也都有酷酷的劳动的美感,可惜我也不得见。我见

田园牧歌的水乡景象,在海边的渔民看来大概像童话。海癫狂起来,就像一个妇人丧失了所有的矜持,那掀起的浪如妇人疯张的长发,似乎足以把一个小岛鞭进海底,船就更不消说了。原本,岛就是固定的船,船就是漂浮的岛。

这一切,都是看风景的游人们看不到想不到的,他们看过了太多的桥,城市的高架桥已经像血管般密布,一座桥出现在哪里,他们都不会感到稀奇的。当然,我也是一个游人,一个略微有点深入的游人而已。

我曾沿着海岸线寻找风的行程。车行海边路上,风呼呼地灌进来,似乎一个气态的海在与人拥抱。海与路之间,是山或树丛。它们不规则的阻挡,避免了人对海的审美疲劳,车不停地走,人就不停地换一个地方与海照面。海在松下或礁石间,安谧地停泊着,贞静如少女,白色的浪花似少女的裙角,向着岸优雅飘拂。间或停车下来,360度感受风,那混合着海的气息的浩荡的山野之风,或者混合着山野气息的海大口呼吸。春山满满杜鹃红,与海辉映,你在山海之间,恍惚间感觉生命亦是八面清风。一直走,一直感受着人交托于自然的快意。



H 诗路花语

九里香叙事

■ 颜小烟

午后,九里香把耀眼的白打开,父亲的二胡在风里咿呀呀地响了起来。那忧伤的曲调夹杂着缕缕幽香,在记忆的风里轻轻晃了一晃:

院子里,桂姐训斥儿子的声音时大时小,打水井的手柄还攥在弟弟的手里不肯松,母亲轻声细语的劝说,在莲雾树下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……

每个黄昏,祖母都会坐在水井旁杀鱼,手起刀落,她杀好的第一条鱼,总会被她养的那只白猫叼走,然后,轻悄悄地,翻过墙头,渐渐消失在邻居家的黄皮树头。

那一次,小贞被她父亲赶出了家门,藏在泰家婆的九里香丛里不敢吭声,我给她端的那碗米饭,仿佛还沾染着童年的清香。

日子就这样被风吹远了,我想起父亲的时候,他还在爬莲雾树,九里香的白在阳光中轻轻晃了又晃。

拜谒高居仁瀑布

■ 李孟伦

是九天外飞来的一帘瀑布
是李白千年的月光
是庄子逍遥的秋水
带着太阳怀抱月亮和星星
深入老子的大地
照亮了蛰伏的黑夜
一瓣瓣的光莲花般灿烂
灿烂了芸芸众生
在这风生水起的地方
让生命在生命中绽放
普惠这方圆上千里的山川与百姓

这半空中蒸腾的水雾
不是杜甫百年的秋霜
是雅典娜女神呼出的灵气
是观音菩萨手里的仙脂露
蕴孕着苍天万年来的光辉
成熟了不老的岁月
在阳光抵达的地方
有鸟语有蛙鸣有花香
在老子的天空下
让炊烟袅绕不断
让大地随水年青生生不息

今天,我走近瀑布
就走进了瀑布里,发现——
我,不过是瀑布里的一滴水
或许是半空中的一束灵光
随梦蝶在水雾中羽化
同清泉在大地上流淌

东西湖新貌(外一首)

■ 陈良真

信步佳堤观妙景,嫣然春色耀眼鲜。
繁花玉树妍欢舞,秀影金桥漾笑涟。
渚幽幽香弥岸,滩生紫气漫蕉边。
仙湖胜境人工造,悦欣逢盛世天。

(注:蕉边,指环绕东西湖岸边的美人蕉花。)

题万绿园

妙境芳园绿映红,烟波蘸翠吐葱笼。
花繁掠影嬉熙日,彩燕翻云笑和风。
翠伴香幽香韵重,青含艳露艳馨浓。
一年四季游人旺,醉卧芭乐乐其中。

服务读者需求
改善读者体验

欢迎扫描
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

H 花朝月夕

一缕萤光夏夜幽

■ 宫凤华

汪曾祺说他小时候,蛋黄蛋白吃光了,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,晚上捉了萤火虫来,装在蛋壳里,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薄的。萤火虫在鸭蛋里一闪一闪地亮,好看极了!

栖居汀河边宁谧村落,蛙鼓阵阵的夏夜,有了流萤的缀饰,沉闷和燠热随风而去,平添几分神秘、几分诗意。

流萤用冰蓝之光穿透浓墨黑夜,我的心里,总是漾满柔软与温情。萤火虫娴静、纾缓,古典而温馨,夏夜多了一份幽渺的情韵。萤光有一丝忧郁和薄凉的美,恍若一位身姿袅娜的江南女子,白底蓝花的衣衫,手拈素洁栀子,明眸善睐,如一朵粉莲,一尊宋瓷。

孩提时,一俟天黑,母亲就点上那盏煤油灯,捻子扭得小小的,光线昏黄黯淡。月光流淌,星空迷离,有一种邈远又幽深的空间。篱笆小院是一只敞口器皿,盛满纯净的月光。我们躺在竹席上纳凉,哼着古老的童

谣。院里的苦楝树如一幅清简的素描。栀子花沐着月光,恣意安然,倚风自笑。蛙声清透晶莹,我们在月光下表里澄澈,梦境香甜。

祖父坐在木凳上,额头蓄满月光。“咝啦、咝啦”地抽着烟锅,抽出一番惬意,一腔豪情。他双手腾挪着编竹箩,斜睨着翻飞的流萤,讲车胤囊萤映雪的古事。我们倾耳聆听,目光游移在湛蓝的夜空和葳蕤的枝叶间。夏夜小院里的那份亲切和温馨,笛声一样悠远。祖父就是一棵苍老古拙的苦楝树,浑身长满善良和悲悯的叶片。

夏夜寂寞而漫长,我们喜欢奔走于墙角、菜畦、草丛,捕捉几只流萤,然后装进一只瓶子里。睡觉时,挂在帐子上,再现“昼长吟罢蝉鸣树,夜深烬落萤入帏”的美妙意境。

月儿如盘如碾如磙,莹莹汪汪,要滴下玉液来。河边芦苇丛中成群的流萤,忽明忽暗,是圣诞树上装饰的彩灯,是银河里晶亮的星星。有时霍然飞动,像刮起一阵小小的旋风,旋转一圈,又飞回原

地。常见河两边菖蒲丛中的流萤聚集在一起,再现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的璀璨和壮观。

流萤在夜空中飞翔,提着吉祥的灯笼,寻寻觅觅。那美妙的形象和光影把深邃的夜色点缀得瑰丽而神奇,给诗性夏夜带来火热的生命激情和动感。这时会有芸娘一般的女子,在葡萄架下吴侬软语,轻罗小扇扑流萤,有淡淡的惆怅和寂寞。想起董小苑,腌野菜,调羹汤,熬董糖,风情摇曳,烟火生活中平添诗情和逸趣。庸常日子纯净如一抹清远的月色。

残月挂青桐,我总是倚着一棵刺槐树,凝望流萤划过寂寥的天空,幽幽碧光,给人以灵感和遐思。流萤发出冰蓝之光,抚慰一颗颗悲悯的心,成为生命中一缕最纯净、浪漫的清芬。

流萤跹跹,是一幅色调明快的风情画,是一首酣畅淋漓的抒情诗。青露盈耳,清风入袖,清欢萦怀,我如人古画,自在妖娆,清雅又古典。这样的夏夜,我们很容易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。



H 抬眼低眉

老屋的味道

■ 王雨葭

你的微笑,像一池萍碎,在往昔的静水流深中沉沦;又似一盏旧茶,苦涩的香气在记忆中缭绕,倾注于故念的宣纸,晕染成永恒的味道……

老屋的微笑,我一直记得。青砖黛瓦间,墨色的门轻掩破晓的欢喜,一小丛栀子花在微风中摇曳,碧叶辉映,藏着遮不住的柔情。因为有爱,你笑靥如花。儿时的老屋,寻不着我曾经的微笑,嗅不到我长大的发香,留不住我离开时模糊的剪影。

那时,我伤春悲秋。倚老旧轩窗,看落花飞雨,赏明月中天。梦里,绕过破损的墙角,在落日余晖中,在残垣断壁的凄凉里,我看梧桐叶轻柔飘落……“不要!”我大叫着醒来,满脸是泪。看窗外,月亮隐退在乌云后,仿佛是怀念的黑色毛笔,沉默地将天地万物涂成漆黑。在有无数个孤寂的夜里,我看着星空,突然怔住,接着失魂落魄。老屋的窗前,总有一轮明亮温暖的圆月,在我甜入梦时泻下安宁的光。那时的月光,是天长地久的温柔样子。回忆若能下酒,往事便可作一场宿醉。风载着幼年的时光,在老屋微笑的陪伴下渐行渐远,和着天边云卷云舒。

离别的时刻,终于到了。忧郁,像爬山虎无数细小的卷须攀满你的整个面部。我发疯般在屋内横冲直撞,看见什么拿什么,缺了口的茶杯,拙劣的徽章,就连窗帘我也拿剪刀剪下一大块纱布来,能带走的,不能带

走的,全部带上,仿佛要把整个屋子拆掉拿走。家人不耐烦地催促,我慌张着,手足无措,每样旧物件都恨不得搬去新家。前来帮忙的表哥,怒火冲天,一把拉着我走出老屋,我倔强地抓住房间的门把手不肯松开。最终,不敌表哥,我被又拖又拽地带出了屋门。“哇”地一声嚎啕大哭,我挣脱表哥的手,跌坐在屋边林里一棵银杏树下,哀哀落泪。金色的落叶飘飘洒洒,泪眼迷朦中,我看老屋也在痛哭……撇下错愕的表哥,我抽泣着,拾起一片片银杏叶,主动地走离老屋,身体里一股彻骨的冰凉。

我最后一次回头时,你含泪微笑,没想到,那竟是永久的诀别。后来,老屋空置了。再后来,银杏叶碎裂,破旧的物件被家人舍弃了。但你的微笑,留在了时间里。

岁月静好。如果时间倒流,我定会不顾一切赶去与你重逢。我会踽踽独步于青石铺就的小巷中,轻触凹凸不平的水洼,桃花粉红的欣喜落在我肩头、发梢,隐没在白驹过隙般的悠悠岁月中,一抹幽香似有似无,我记得小巷深处、老屋旁的桃树,心无旁骛地落着花瓣。花太盛,雨水浓,纷纷然,如泛滥的花幕,张狂中夹杂着柔情。我还会推开那扇墨黑乌黑的门,看尘埃在碎帘的缝隙中洒下的阳光里闪着寂寞的纤光,一种默然的欢欣。

老屋令人怀念的气息和温暖,满满的,都是爱的味道,将我幸福地淹没。终了处,未有言绪。老屋的微笑,很美,冷暖心知。

服务读者需求
改善读者体验

欢迎扫描
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